

## 政治学研究·地缘形势与中美关系专题

【主持人语】有关中美关系和美国印太同盟体系的研究是近期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热点,想写出新意殊为不易。这一组专题的两篇文章,分别聚焦于美国印太同盟体系的走势和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切中了当前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中的两个核心问题,即中美战略竞争和印太地区战略格局。如果说中美关系的发展影响到中国国际战略环境的基本状况,那么印太地区战略格局的演进则会直接塑造中国崛起的周边地缘环境。

中美关系从战略伙伴走向战略竞争,其中既有结构性的矛盾,即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尤其是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带来的冲击;也有具体利益方面的冲突,如所谓的贸易逆差问题以及在台湾、人权等诸多具体议题上中美之间的利益差异;还受到美国领导人和民众对华态度变化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曾晨宇、徐秀军集中分析了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国内基础和基本框架,指出为了转移国内日益累积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对立,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美国政府都会在处理其外交事务时将矛头指向所谓的外部“威胁”。对于拜登政府的上台,中国方面应该要有理性和清醒的认识:拜登时代的中美关系虽然可能有一些潜在的合作点,但是摩擦的点是增加而不是减少了。

美国的印太同盟体系关系到中国的周边地缘环境,对于中国崛起的进程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当然是美国印太同盟体系逐步从目标和功能具有多样性的双边同盟体系走向以制衡中国为主要目标的统一同盟体系的一个基本原因。但是,美国为何会逐步从双边、三边的同盟体系转向以“四边安全对话”为核心的统一框架,并不是中国崛起的冲击或者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所能简单解释的,还需要同时考虑中澳关系、中印关系等双边关系发展变化的影响。从短期来看,美国构建统一正式同盟体系的雄心还面临诸多的阻碍和困难,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仍然有机会构建一个更加开放的印太地区治理体系。

(宋伟)

# 美国印太同盟体系的发展进程、态势与影响因素

宋伟

【摘要】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是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体系,保证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政治影响力,但是不同的双边同盟具有不同的目标和功能,并不是针对中国崛起的统一同盟体系。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快速发展,美国、日本等开始积极推动印太同盟体系的构建,将印度纳入其中,构建一个以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对话机制为核心的统一同盟体系。由于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反对,这一构想在2008年至2016年经受了挫

折。但是,美国积极推动三边形式的同盟体系整合,为印太同盟体系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2017年以后,美国主导的印太同盟体系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以四边安全对话机制为核心,同盟体系的扩大、整合和目标拓展都在不断推进。制衡中国崛起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是美国构建印太同盟体系的主要原因,但之所以在过去几年中其印太同盟构建能够取得明显进展,中澳关系和中印关系的变化也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美国印太同盟体系 发展进程 态势 影响因素

**【作者简介】**宋伟,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 D83/8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 (2021) 03-0027-12

印太地区是一个正在浮现的地缘经济现实,但是地缘政治因素在推动这一地区的成型过程中至少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说,印度洋提供了全球一半的集装箱运输,70%的石油产品运输需要通过印度洋由中东运往太平洋地区。印度洋航线分布着诸如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等对全球贸易有重大影响战略要点,其中40%的全球贸易运输经过马六甲海峡,40%的原油贸易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sup>①</sup>因此,印度洋—太平洋正在成为一个经济和社会联系密不可分的区域,并且出现了许多需要区域各国共同应对的问题,例如打击海盗和恐怖主义、海洋环境保护、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等。但是,客观地说,印太地区是一个地理范围十分广阔的区域,从非洲的东海岸一直延伸到美洲西海岸和南太平洋,印度洋的枢纽作用只是意味着美国、中国等国家在印度洋的利益不断增多,并不意味着这个范围广大的区域内已经构成了一个新的、密切的整体。

地缘政治因素对于印太地区的成型和印太体系的构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家积极推动建立一种印太地区的战略架构,即印太体系。这种架构的形成,自然会促进印太区域成员之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联系,从而推动印太地区的进一步成型。但是,这几个国家的印太政策并不完全一样,也不完全同步。美国、日本希望与澳大利亚和印度逐步在四边安全对话(Quad)的机制下深化合作,最终构建一个统一的印太同盟体系。印太体系是否会朝着这一方向发展,主要取决于印度和澳大利亚的选择。自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政府重点推动“印太战略”的实施,四边安全对话机制重启并不断加强。新上任的拜登政府基本上接受了“印太战略”的遗产,极为强调美国与其盟友的合作关系,并且继续赋予四边安全对话机制以高度的优先性。而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并没有完全排斥印太的概念,但是中国致力于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地区治理体系。中国和东盟国家一道,努力推动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进程,印度也是其中一员,尽管它在最后阶段选择了退出。从目前来看,印太体系的构建仍然没有完全定型。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所力图构建的印太同盟体系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过程?现在的发展态势如何?哪些因素塑造和制约了美国印太同盟体系的发展前景?这些就是本文要集中回答的问题。

## 一、美国印太同盟体系的发展进程

在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国际结构中拥有“具备决定意义的军事、外交、政治和经济实力”。<sup>②</sup>这种优势不仅来自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经济存在,也来自于美国精心打造的一个双边同盟体系。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和

<sup>①</sup> Robert D. Kaplan, Center Stage for the 21st Century: Power Plays in the Indian Ocean, *Foreign Affairs*, Vol 88 (2), 2009, pp. 19-20.

<sup>②</sup> 陶文利、杜瑞澧、王旭主编《中美关系与东亚国际格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1页。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泰国有着正式的军事同盟关系，与新加坡之间是“准同盟”关系。这样一种亚太同盟体系被形象地称为“辐辏”式的同盟体系，它缺乏一个统一的多边架构和战略目标，相对来说是一种松散的框架。

在这个双边同盟体系中，美国与不同盟友之间的关系在重要性和紧密性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一般来说，日本被视为美国在这一地区最重要的盟友，韩国、澳大利亚则居其次；美国与泰国、菲律宾和新西兰之间的同盟关系则或多或少地存在摩擦和问题。例如，虽然美国与泰国、菲律宾是同盟关系，但它不能在这两个国家拥有长期驻军，只能以轮换部队的形式来规避相关的制约。美国急于将泰国经营成像菲律宾那样的制衡中国崛起的关键支点，但是“中国已成为泰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最大的外国游客来源国，泰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非常大，并多次从中国进口武器。因此，泰国在与美国开展军事合作方面不如菲律宾积极，也不愿与美国合作压制中国”。<sup>①</sup> 因此，虽然这个双边同盟体系是美国所主导的，但是在不同的同盟之间，目标和功能存在明显差异，并且大都不是以制衡中国崛起为主要目标。2008年，中国和新西兰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2012年，中国和泰国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5年，中国和韩国、澳大利亚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这些都表明，作为美国军事盟国的身份并没有阻止它们加强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联系。

美国之所以着力构建这样一个双边同盟体系，而不是“亚洲版”的北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2009年以前美国并不认为中国有足够的实力和意愿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也因为亚太各国大多不愿意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具有多样化的国家利益和政治体制、价值观。因此，美国不必要也很难建立一个统一的亚太同盟体系。当然，日本政府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即希望将不同的双边同盟整合成为制衡中国的一个整体。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访问印度时提出“大亚洲伙伴关系”，旨在加强与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家的多边合作，兜售“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构想。同一年，日美澳印四国在参加东盟地区论坛（ARF）之际举行了司局级会谈，之后又与新加坡在孟加拉湾举行了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然而，由于澳大利亚和印度对“四国同盟”的提议保持警惕，不愿意继续推进四边安全对话，加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2007年9月安倍辞职等因素，四边安全对话机制陷入了长达9年的中断。<sup>②</sup> 日本和美国构建印太同盟体系的努力遭遇了挫折。

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把中国视为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开始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提出要在2020年之前把60%的海军舰艇部署到亚太地区，并着力加强与亚太盟友之间的安全合作与经济合作。<sup>③</sup> 从2009年到2016年，美国的亚太同盟战略开始发生一定的变化，这些变化推动了亚太同盟体系向印太同盟体系过渡，其核心特征是推动三边合作、打造三边同盟体系。相比于包括美、日、澳、印的四边合作，三边合作难度显然更低，而且可以为印太同盟体系的最终构建打下基础。美国所推动的三边合作，包括美日韩、美日印、美日澳、美澳印和日澳印这几个主要的载体。可以看出，美国和日本是其中的核心国家，这也就决定了这些三边合作的主要针对目标是中国。这一变化意味着美国主导的亚太同盟体系开始从“辐辏”式的组织形式转变为网络式的组织形式，三边合作和双边合作互相促进，以实现联盟体系内的整合。该转变至今还在继续深化发展的过程中，各项三边合作计划在现实中的进展顺利，有的进展不那么顺利。

相对顺利的三边合作主要是美日印、美日澳和日澳印，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三边对话机制的建立和维持。以美日印三边对话机制为例，2011年12月，美国、日本和印度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一次三边对话，讨论的议题是打击恐怖主义、海上航线安全、人道主义援助等，主持会议的是美

<sup>①</sup> Jeong Hoon Ha, The Need for More Smart Power: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the US Military Assistance to Indonesia, the Philippines and Thailand for US Foreign Policy, *Southeast Asia*, Summer 2011, p. 172.

<sup>②</sup> 屈彩云：《“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构想、路径及态度分析》，《和平与发展》2015年第6期，第28~41页。

<sup>③</sup> BBC, Leon Panetta: US to Deploy 60% of Navy Fleet to Pacific, 2 June 2012, <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183057904> 2012年2月18日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方的两位助理国务卿。2015年,美日印三边对话被提升到部长级。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举行了第一次首脑峰会。其二是推动美国盟友之间的合作,既包括日澳、澳印之间的双边合作,也包括日澳印形式的三边合作。自小布什政府以来,美国就一直在鼓励联盟体系内的成员开展安全合作,作为对已有的亚太双边联盟体系的补充,以便更加灵活地应对各种地区安全问题。<sup>①</sup> 2007年日本和澳大利亚发表了《安全保障联合宣言》,2008年签署了《军事防卫合作协议》,2010年达成《后勤防务相互提供协定》,2012年又签署了《情报安全协议》。两国正在谈判《访问部队地位协定》,并已经建立了两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的“2+2”会谈机制。日本和印度之间的安全合作也不断加深。2008年日本和印度签署《日印安全保障联合宣言》,2010年开始举行包括外交和国防领域的“2+2”副部长级会谈,2015年双方达成了《防卫装备和技术转让协定》及《保护机密军事情报措施协定》,2020年双方又签署了军事后勤合作协议并举行了“2+2”正部长级会谈。澳印之间也已经建立了类似的“准同盟”关系。2015年,日澳印举行了第一次三边对话,从而使得美日澳印四边机制的形成具备了更为牢固的基础。

在美国推动的三边合作中,相对不那么顺利的是美日韩和美澳印,但这两个机制的发展过程也存在明显的差异。2014年12月,以应对“朝鲜威胁”为名,韩美日三方签署关于朝鲜核与导弹威胁的情报交流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国防部在征得韩方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将韩方的情报提供给日本,而日本掌握的情报在征得日方同意的情况下由美方提供给韩方。<sup>②</sup> 2016年,韩国和日本又签署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可以不再经过美国而共享相关的核情报。美日韩三边合作因为过去几年中日韩关系紧张,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韩日共享情报的协定并没有因此提前废止。有关美澳印三边合作的设想,早在2011年11月就由三国的智库提出并推动。当时,澳大利亚洛伊(Lowy)国际政策研究所、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联合发布了一个题为《共同的目标与趋同的利益:美澳印在印太地区的合作计划》的研究报告,建议建立一个正式的美澳印三边对话机制,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稳定、自由开放的贸易以及民主治理。<sup>③</sup> 在已经有美日印三边机制的背景下,印度当时不希望与美国和澳大利亚走得过近,以至于影响到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因而对此提议持反对态度,美澳印三边对话的设想也就没有落地。不过,随着印度对华政策的变化,以及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对话机制的重启和加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否再有美澳印的三边机制已经意义不大了。

## 二、美国印太同盟体系的发展态势

美国主导和推动下的双边、三边合作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印太同盟体系的基础,尤其是三边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整合了不同联盟的目标和功能。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印太同盟体系的形成,还有待于出现一个统一的框架。2017年以后,美国政府正式奉行“印太战略”,推动构建一个统一的同盟体系,不再停留于原来遮遮掩掩的双边、三边路径。从目前情况来看,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对话已经成为美国构建印太同盟体系的核心框架。与以往目标不同、功能不同的双边同盟体系相比,一个具有统一框架的同盟体系意味着它开始具有共同的威胁认知、统一的目标界定,从而意味着印太体系将被构建成为一个具有排他性的、明显针对中国崛起的地区同盟体系。美国正如何构建印太同盟体系?其发展态势如何?它所面临的动力因素和制约因素有哪些?这是本节和下一节所探讨的问题。

① Tomohiko Satake and Yusuke Ishihara, America's Rebalance to Asi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Japan-US-Australia Security Cooperation, *Asia-Pacific Review*, Vol 19 (2), 2012, p. 7.

② 《韩美日交流朝鲜核与导弹情报 协议签署立刻生效》, <https://www.chinanews.com/gj/2014/12-29/6918642.shtml>, 2021年2月8日。

③ Rory Medcalf and Andrew Shearer, Shared Goals, Converging Interests: A Plan for U.S.-Australia-India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https://archive.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shared-goals-converging-interests-plan-us-australia-india-cooperation-indo-pacific>, 2021年2月8日。

### （一）四边安全对话的重启与加强

在构建一个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为核心的“民主国家联盟”方面，美国和日本是具有战略共识的，关键取决于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态度。尽管奥巴马政府实施的是“亚太再平衡战略”，但是对于印度的重视和拉拢一直是该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 2011 年 11 月在《外交政策》上撰文指出：“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全球政治的一个关键驱动力。这个地区从印度次大陆一直延伸到美洲西海岸，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由于交通运输和战略因素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sup>①</sup> 时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尹汝尚（Joseph Yun）指出：“美国以连贯和整合的方式看待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印度洋地区和东亚，这种新视角将有助于美国应对地区内的关键性挑战和机遇。……从战略的角度看，美国实施战略再平衡，实际上就是对正在形成中的新‘印太’世界事实的确认。”<sup>②</sup> 早在 2012 年，美国政府就已经开始把印度视为印度洋上的安全“净提供者”（net provider）。<sup>③</sup> 因此，在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加强和印度的关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日本一直是美日澳印四边合作的倡导者和推动者。2006 年，安倍晋三在其当选日本首相的几个月前，首次以“民主国家的集合”的概念提出了美日印澳四方合作设想，并得到其他三方的响应。<sup>④</sup> 2007 年 5 月，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在东盟地区论坛会议期间举行了第一次司局级会晤，并于 9 月举行了第一次由四国参加的“马拉巴尔”演习。澳大利亚的陆克文政府和印度的辛格政府担心四边安全对话机制的发展会导致中国和俄罗斯的不满，都不愿意继续推进这一倡议。<sup>⑤</sup> 因此，从 2007 年到 2016 年，四边安全对话机制中断了 9 年之久。其间，美国转向推动亚太同盟体系的三边化和网络化。但美国和日本仍然期望复活四边对话机制。2013 年 1 月，再次担任日本首相不久的安倍晋三发表文章说：“我构想出一种战略，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夏威夷组成一个菱形，以保卫从印度洋地区到西太平洋地区的公海。我已经准备好向这个安全菱形最大限度地贡献日本的力量。”<sup>⑥</sup>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着力推行“印太战略”，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就成为首要的战略平台。2017 年 11 月，美、日、澳、印四国在东亚峰会（East Asian Summit）期间举行了第二次会晤，这标志着四边安全对话机制的重启。2017 年和 2018 年的四边安全对话仍然是司局长级别，在 2019 年，四边安全对话机制提升为外长级别。2020 年 10 月，四国外长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从而使得这一会谈机制朝着定期化、正式化的方向发展。这次会议的讨论重点是合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并就该地区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海上安全和反恐等问题交换了意见。<sup>⑦</sup> 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已经明确表示，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将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首要载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 2021 年 2 月 4 日的一个会议上表示，四边安全对话机制是美国印太政策的基础，接下来要在这个机制框架下展开多维度、全方位的合作。<sup>⑧</sup> 尽管

①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011, <http://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2021 年 2 月 8 日。

② Joseph Yun, The Rebalance to Asia: Why South Asia Matters (Part 1), Testimony Statement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 Washington, DC, February 26, 2013, <http://www.state.gov/p/eap/rls/rm/2013/02/205208.htm>, 2021 年 2 月 8 日。

③ David Scott, The "Indo-Pacific": New Regional Formulations and New Maritime Frameworks for US-India Strategic Convergence, *Asia Pacific Review*, Vol 19 (2), 2012, p. 89.

④ Shinzo Abe, *Towards a Beautiful Country: My Vision for Japan*, Tokyo: Bungei Shunju, 2006, p. 160.

⑤ See Ashok Sharma, The Quadrilateral Initiative: An Evaluation, *South Asian Survey*, Vol 17 (2), 2010, p. 240.

⑥ 《安倍吁组“民主安全菱形”抗衡中国》，[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1/12/c\\_124222063.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1/12/c_124222063.htm), 2021 年 2 月 8 日。

⑦ 《美日澳印“四方对话”妄图遏制中国 外媒：恐难达成一致》，<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201007/2422204.shtml>, 2021 年 2 月 8 日。

⑧ Biden Administration Sees Quad as Fundamental Foundation to Build US Policy on Indo-Pacific,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defence/biden-administration-sees-quad-as-fundamental-foundation-to-build-us-policy-on-indo-pacific/articleshow/80599039.cms>, 2021 年 2 月 8 日。

四边安全对话机制还没有完全正式化和实体化，但是它的发展态势已经表现出两个比较明确的特征：

其一是全方位的“准同盟”，即四国之间不仅建立了后勤设施的相互使用、军事情报共享等军事层面的合作，还将应对疫情、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推进“高标准、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纳入到四边安全对话机制中，从而使得这一机制不仅仅局限于安全对话，而是全方位的对话。自2018年美、印举行首轮外长加防长的“2+2”对话以来，四国中的每两国之间都确立了“2+2”对话机制。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四边安全对话机制也很可能发展为外长加防长的“2+2”机制。四国将会在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平台下加强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协调。2020年有一个标志性事件，即印度同意澳大利亚加入当年的“马拉巴尔演习”，而在过去的许多年中印度一直在拒绝这样做。

其二是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将会以不同议题领域内“四边+”的形式进行扩大，从而使得四边机制成为美国印太同盟体系的核心载体。“四边+”的形式具有灵活性，可以吸引那些暂时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国家。韩国、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新西兰等国家是四边安全对话机制扩容的首选对象。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在谈到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合作时，把越南列在首位，并把越南、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定位为东南亚的“关键国家”。<sup>①</sup>韩国、新西兰和菲律宾都是美国的盟友，也是四边安全对话扩大的优先对象。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约翰·鲁德(John Rood)认为，韩国受到地区内国家的广泛信任，在促进印太愿景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sup>②</sup>2019年5月，在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美国主办了“四边+印尼”的会议，讨论了如何通过透明的融资来进行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提出了新的基础设施融资计划。<sup>③</sup>2020年3月，四国邀请越南、韩国和新西兰，就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问题举行了一次电话会议。这些都使得“四边+”的形式初具雏形。

## (二) 印太同盟体系的拓展与整合

四边对话机制是美国构建印太同盟体系的核心框架，但除此之外，美国也正在继续推动印太同盟体系的任务多元化、成员范围扩大和同盟体系的进一步整合。任务多元化意味着美国构建印太同盟体系的目标不只是为了制衡中国的军事崛起，同时还要阻止中国在印太地区扩大影响力。成员范围的扩大和同盟体系的进一步整合指的是美国试图把英国、法国等域外国家拉入到印太体系之中，加强在“南海巡航”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合作，以及鼓励印太地区的同盟之间进一步的成员重合、目标重合，例如将日本拉入到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五眼联盟”之中。此外，日本与越南、菲律宾不断加深军事合作，澳大利亚与越南的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在苏禄海的联合行动计划等，都被认为是有利于印太同盟体系整合的努力。<sup>④</sup>

美国构建印太同盟体系的一个核心目标是和中国展开经济领域的竞争。各国智库和决策者广泛预期，印太地区将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根据预测，未来数十年亚洲经济总量将占据世界总量的50%，印太地区的国家将需要26万亿美元的资金用于能源和基础设施的建设。<sup>⑤</sup>美国政府把中国的

①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 2021年2月2日。

② C. Todd Lopez, South Korea's Role Key in Advancing Indo-Pacific Vision, Oct 1, 2019, <https://www.defense.gov/Explore/News/Article/Article/1976115/south-koreas-role-key-in-advancing-indo-pacific-vision/>, 2021年2月2日。

③ Asia Development Bank, New Tools for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May 4, 2019, <https://www.adb.org/annual-meeting/2019/events/sustainableinfrastructure>, 2021年2月2日。

④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 2021年2月2日。

⑤ Thomas J. Donohue, A Bright Future in the Indo-Pacific, July 30, 2018, <https://www.uschamber.com/series/above-the-fold/brighter-future-the-indo-pacific/>, 2021年2月2日。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作为对美国印太地区经济影响力的重大威胁，因此其印太战略的一个主要部分就是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经济影响力的上升。有学者指出，美国政府的印太战略框架及其各种行动计划对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有着极强的针对性。<sup>①</sup> 2018年美国公布了“印太经济愿景”（Indo-Pacific Economic Vision），其计划之一是数字连接通信系统和网络安全合作，该项目计划投入2500万美元，用于提升伙伴国家之间的数字连接通信系统，并为美国技术出口拓展机会；计划之二是能源强化发展和增长计划；计划之三是基础设施交易和援助网络计划。<sup>②</sup> 2019年，美国在第二届印太商业论坛上宣布，“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日本国际合作银行和澳大利亚外交部联合推出“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计划，集合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按照所谓的高质量标准来“审批”（评估和认证）各项基础设施项目。<sup>③</sup> 时任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宣布提供6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印太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并协调日本投资100亿美元，以推动区域能源投资，建立美国—东盟智能城市伙伴关系。<sup>④</sup>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试图利用此次疫情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全球供应链的剥离，推动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韩国等加入“经济繁荣网络”。该机制涵盖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意欲在数字经济、能源、基础设施、贸易、金融、教育等领域推广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标准。特朗普政府希望借助“经济繁荣网络”加快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减少相关国家对中国的依赖，推动无法回流美国的企业向该网络成员转移。<sup>⑤</sup> 2020年9月，美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和东盟秘书处启动了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其中包括通过日本—美国—湄公河电力伙伴关系（Japan-U.S.-Mekong Power Partnership）和日本—美国战略能源伙伴关系（Japan-U.S. Strategic Energy Partnership），加强对地区国家能源安全和电力部门发展的支持。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在讨论这一伙伴关系计划时提到：“美国进行的一切努力都要求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印度等伙伴和湄公河其他好朋友密切合作。”<sup>⑥</sup>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构建的印太同盟体系既是军事同盟体系，也是经济同盟体系，其核心的目标是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竞争。

在印太同盟体系的构建过程中，美国政府力图把英国、法国、德国等域外国家也拉入其中，并进一步推动不同同盟的整合。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的《2019年印太合作法案》要求加强美国和欧盟等在印太地区的合作，为下一步制定应对“中国威胁”的“全方位战略”打下基础。<sup>⑦</sup> 在美国政府的积极支持下，英国、法国、德国都纷纷出台了各自的印太战略，并采取了相应的具体行动，如向南海地区派出战舰“巡航”、加强与印太地区国家的同盟或者准同盟关系等。英国不仅是“五眼联盟”的成员，也是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五国防务协议》（Five Powers Defense Arrangements）的成员。英国与日本之间的安全合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2019年1月，英国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访问日本，双方宣称要打造同盟关系。<sup>⑧</sup> 有学者认为，配合美国战略的需要，弥补美国在该地区安全结构的不足，是推动日英“准同盟”关系构建的结构性因素。2019年3

① Andres Serbin, Contending Geopolitical Narratives and Global Tectonic Shifts,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 Vol. 42 (2), 2018, pp. 193-208.

② 张超：《“印太经济愿景”的分析及中国的应对》，《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0年第6期，第109~110页。

③ 刘鸣：《美国“印太战略”最新进展与前景评估》，《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10期，第47页。

④ 刘鸣：《美国“印太战略”最新进展与前景评估》，《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10期，第50页。

⑤ 赵明昊：《疫情背景下美国“印太战略”的进展》，《云梦学刊》2021年第1期，第14页。

⑥ 《美国驻华使馆：“伙伴关系”》，<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tag/%E4%BC%99%E4%BC%B4%E5%85%B3%E7%B3%BB/>，2021年2月8日。

⑦ 赵明昊：《疫情背景下美国“印太战略”的进展》，《云梦学刊》2021年第1期，第16页。

⑧ UK and Japan Forge New Alliance to Shape 21st Century,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and-japan-forge-new-alliance-to-shape-21st-century>, 2021年2月8日。

月，日、英、美三国海军在印太地区首次举行了共同训练。<sup>①</sup> 2021年2月，英、美两国发表声明，美海军“苏利文”号导弹驱逐舰和装备F-35B战机的美海军陆战队第211战斗攻击中队，将参与“伊丽莎白女王”号2021年春在印太地区的首次部署。拜登政府的“印太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还提出，扩大美日印澳“四国同盟”，英国是首先要拉拢的对象。<sup>②</sup> 此外，法国一直自认为是一个“印太国家”，和德国一起表态要派军舰到南海“巡航”。2021年2月，法国国防部长证实，该国已经派遣两艘潜艇(其中包括一艘核潜艇)到南海地区。法国方面还表态要参与美国、日本的军事演习，与澳大利亚建立新的“战略轴心”。<sup>③</sup>

除了将印太同盟体系从地区范围扩大到全球范围，美国还积极推动不同地区同盟之间的深度整合。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五眼联盟”可能会扩大，加上日本(或许还有韩国、印度)，从而使得“五眼联盟”与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出现高度的重叠。事实上，在2020年7月，日本外相在参加一个英国举办的会议时表示希望加入“五眼联盟”，并得到了英方的积极回应。2020年12月7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了一份由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牵头撰写的报告。报告宣称，“五眼联盟”应将日本纳入其中，组成“六眼联盟”，并声称在区域合作方面，美国应扩大“四边安全对话”的范围，寻求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sup>④</sup> 短期内，美国会考虑通过“五眼联盟+”框架进行有针对性的扩大。2021年1月下旬，“五眼联盟”针对朝鲜半岛的导弹发射情况启动了“扩大版”框架，增加了日本、韩国和法国。<sup>⑤</sup> 2021年2月4日，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和澳大利亚总理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印太地区的问题，包括“扩大五眼联盟”事宜。<sup>⑥</sup> 印度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加入“五眼联盟”的讨论声浪，但考虑到“五眼联盟”的成员特殊性(发源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都是美国的亲密正式盟友)，预计短期内印度加入的可能性不大。

### 三、美国印太同盟体系发展的影响因素

美国推动构建一个网络化的、逐步整合的印太同盟体系，其动因是非常明显的，即中国崛起背景下美国对中国定位的变化和中美关系的变化。基于现实主义的看法，通过分析一定时期内各国之间可能出现的实力对比情况，以及国家间的利益关系状况，政治家们将会懂得：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总体外交姿态；哪些国家可能会有能力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哪些国家可能会成为冲突中的潜在盟友。<sup>⑦</sup> 随着美国对中国的定位从战略伙伴转变为战略对手，美国希望建立一个网络化的、统一的同盟体系来与中国竞争。

2009年以前，美国政府并没有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对手，大多数的看法是认为中国短期内还没有能力对美国的霸权实力地位构成挑战。同时，他们对于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开放抱有一种盲目的乐观情绪，认为中国迟早会成为另一个美国。美国国家情报理事会在2004年的一份报告写道：“到

① 赵迎结、吕耀东：《“印太”视阈下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与局限》，《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8期，第49、52页。

② 《彰显两国“特殊关系” 英美共同部署航母打击群》，<https://www.chinanews.com/mil/2021/02-04/9404319.shtml>，2021年2月8日。

③ 汤立斌：《这几个欧洲国家不远万里来印太“蹚浑水”野心值得警惕》，<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8/0613/2280332.shtml>，2021年2月8日。

④ The U. S. -Japan Alliance in 2020: An Equal Alliance with a Global Agenda,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201204\\_Armitage\\_Nye\\_US\\_Japan\\_Alliance\\_1.pdf](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201204_Armitage_Nye_US_Japan_Alliance_1.pdf)，2021年2月2日。

⑤ 《针对朝鲜等国，“五眼联盟”升级为“五眼联盟+”》，[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al/2020\\_01\\_26\\_533270.shtml](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al/2020_01_26_533270.shtml)，2021年2月8日。

⑥ 《拜登上任后与莫里森首次通话 谈及扩大五眼联盟议程》，<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0736026208633283&wfr=spider&for=pc>，2021年2月8日。

⑦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4页。[www.cnki.net](http://www.cnki.net)

2025年，美国将会发现它自己只是世界上重要行为者之一，虽然它仍将是强大的。”“但美国仍将保持独特的军事能力，尤其是其全球投送能力，对其他国家提供保护、受到其他国家的羡慕。”<sup>①</sup>但是，随着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开始正视中国对其霸权实力地位的挑战，以及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在此以前，中美双方总体上是从积极的角度来认识中美经贸关系的。但是，随着中美总体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国方面越来越担心中国从两国经贸关系中得到的相对收益更多，因此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强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sup>②</sup> 实力地位的竞争还伴随着美国对中国地区影响力上升的不满和围堵。罗伯特·阿特（Robert J. Art）在《美国大战略》一书中提出：“防止在欧洲和东亚地区出现一个区域性的主导大国，防止任何其他大国主导欧洲或者东亚地区，是美国维持全球霸主地位的一个重要环节。”<sup>③</sup> 中美关系出现了一种全面的竞争关系，包括实力竞争、经贸摩擦、规则竞争以及地区影响力的竞争。就如第一节有关发展进程的探讨所提到的，双边同盟体系虽然是美国主导的，但各自的功能、目标都不一样，因此美国逐步以三边、四边和“四边十”的形式来整合这些同盟，制衡中国崛起。

美国构建印太同盟体系的动因不难解释，但是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影响美国印太同盟体系发展的制约因素，从而能够对它的发展趋势做一个大体的预测。根据第二节有关发展态势的描述可以看出，美国印太同盟体系的构建确实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一直以来，关于印太体系的构建，美国和盟友之间的看法是存在差异的，尤其是美国、日本与印度和澳大利亚之间。在过去的许多年中，无论是美国的地区盟友还是印度这种非盟友，考虑到它们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依赖，都不愿看到与中国的关系过度紧张，都试图避免正式的多边安全承诺。<sup>④</sup> 印度和澳大利亚的政府和智库在比较长的时期里都排斥印太同盟体系的路径，而是倾向于一种具有开放性的地区治理体系的路径。

围绕着印太地区治理体系的构建，存在三种具体的路径设想。一种是所谓的“大国协调”思路，即以“中美印”或者“中美日印”这几个大国之间的合作为核心，本质上是美国向中国和其他国家分享一部分权力。<sup>⑤</sup> 第二种设想则是建立印太范围内的强有力的地区制度，例如涵盖了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东盟的东亚峰会机制。还有一种思路是所谓的“中等国家联盟”，这一路径的本质是中等国家联合起来，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sup>⑥</sup> 从中国的角度说，无疑是倾向于具有开放性的地区治理体系路径。中国国务委员王毅在谈到印太概念时说：“不管提出什么倡议和设想，都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是要聚焦东亚与亚洲，不能影响本地区现有的合作机制和成果；二是要聚焦合作与共识，不能搞地缘对抗和博弈；三是要聚焦开放与包容，不能拉帮结派，搞小圈子。”<sup>⑦</sup>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印太体系会朝着一种排斥中国的同盟体系的方向发展，美国构建的印太同盟体系短期内大概能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的确，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和中美关系的变化是影响美国印太同盟战略的主要原因，也是影响到澳大利亚和印度对华政策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拉贾什·拉贾戈帕兰

① 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https://www.dni.gov/files/documents/Newsroom/Reports%20and%20Pubs/2025\\_Global\\_Trends\\_Final\\_Report.pdf](https://www.dni.gov/files/documents/Newsroom/Reports%20and%20Pubs/2025_Global_Trends_Final_Report.pdf), 2021年2月2日。

② Scott Lincome, *Like Trump, Biden Is Putting “National Security” Ahead of Economics*, <https://www.barrons.com/articles/like-trump-biden-is-putting-national-security-ahead-of-economics-51612823747>, 2021年2月2日。

③ [美] 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④ Joel Wuthnow, U.S. “Minilateralism” in Asia and China’s Responses: A New Security Dilemm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8 (115), 2019, pp 133-150.

⑤ Hugh White, *The China Choice: Why America Should Share Power*, Collingwood: Black Inc., 2013.

⑥ Rory Medcalf and C. Raja Mohan, *Responding to Indo-Pacific Rivalry: Australia, India and Middle Power Coalitions*,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August 2014, pp 6, 10.

⑦ 《王毅谈对印太概念的看法》[http://www.gov.cn/guowuyuan/2019-07/31/content\\_5417701.htm](http://www.gov.cn/guowuyuan/2019-07/31/content_5417701.htm), 2021年2月8日 <http://www.cnki.net>

(Rajesh Rajagopalan) 在分析美国与印度走近的根源时指出：“面对中国崛起后‘张扬’的行为以及中印之间巨大的力量失衡，印度别无选择，只能试图借助美国来平衡中国。尽管美国有能力凭借自身实力对抗中国，但如能与印度等其他亚洲大国合作，则会轻松得多。这一战略图景表明，美印双边关系从长远来看前景良好。”<sup>①</sup>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它是美国的亲密盟友，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明显减少了它在中美之间作“掮客”的可能性，使得澳大利亚担心，与中国的关系如果进一步密切，就可能会遭到美国的抛弃。在很大程度上，澳大利亚不得不追随美国的脚步。与美国的联盟是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基轴，不仅是澳大利亚的安全保障，而且是澳大利亚作为中等强国寻求在南太地区主导地位的基本依仗。<sup>②</sup>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奉行“美国优先”的战略，要求盟友更多承担防卫义务，并围绕着难民问题与澳大利亚政府发生了摩擦。在这种背景下，澳大利亚更加担心被“抛弃”，不得不通过更多的政策自主性和更强硬的姿态，来凸显自己在美澳同盟和地区体系中的“存在感”。而对中示强和挑衅，是澳大利亚为维系美澳同盟、为现有国际秩序代言发声的捷径。<sup>③</sup>

制衡中国崛起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当然是影响美国印太同盟体系构建的两个基本因素，但若止步于这一简单化的解释显然不够，因为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的印太政策的发展历程与美国并不完全同步。美国和日本都有强烈的动机去推动一个印太同盟体系。但即便如此，美国是到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才明确提出“印太战略”，而日本安倍政权早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就一直在鼓吹印太的概念，相对而言更为积极。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印太政策与美国的差异性就更加明显。印度国内对印太概念的理解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一是提倡建立排他性的区域秩序，以此来牵制中国；二是希望建立包容性的区域秩序，建立多边合作；三是认为印太观念的提出是实现更长远经济目标的途径，但同时又要保持外交政策中的战略自主。<sup>④</sup> 因此，直到2020年，印度才同意澳大利亚加入“马拉巴尔演习”。澳大利亚虽然是美国的坚定盟友，但至少在2016年以前，澳大利亚并不愿意在中美之间明确地选边站，而是希望能够做一个“诚实的掮客”：“澳大利亚可以作为一个诚实的掮客促进地区稳定，因为它与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和印度不同，同中国没有充满感情色彩的领土冲突。但是这需要澳大利亚被中国看作是一个具有独立外交政策的诚实掮客。”<sup>⑤</sup> 澳大利亚研究印太概念的代表性学者梅德卡夫（Rory Medcalf）认为，作为印太的主要大国之一，中国在这一地区具有合理的、广泛的利益，将中国排斥出去的地区秩序是不可持续的、不公正的和不稳定的。<sup>⑥</sup> 尽管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加剧了澳大利亚被抛弃的担心，但是，在美国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在美澳同盟中的地位是上升而不是下降了，“被抛弃”的可能性本质上减少了。2020年8月，在美澳外长加防长的“2+2”会谈后，美国国防部长宣称，美澳同盟“强大而有弹性”，“对全球的稳定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sup>⑦</sup> 因此，不能简单认为制衡中国崛起或者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就是美国印太同盟体系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充分必要条件。

从这个角度出发，美国印太同盟体系在过去几年中取得的进展，以及它所面对的制约，还来自

① Rajesh Rajagopalan, U. S.-India Relations Under President Trump: Promise and Peril, *Asia Policy*, Vol. 24 (1), 2017, p. 39.

② James Cotton and John Ravenhill, eds., *Middle Power Dreaming: Australia in World Affairs, 2006-2010*, South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

③ 张国玺、谢韬：《澳大利亚近期反华风波及影响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3期，第29页。

④ [澳]梅丽莎·康利·泰勒、[澳]阿卡提·班次瓦特：《澳大利亚与印度在“印太”认识上的分歧》，钟爱编译，《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4年第1期，第140页。

⑤ Linda Jakobson, Australia-China Ties: In Search of Political Trust, 28 June 2012, <http://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australia-china-ties-search-political-trust>, 2021年2月2日。

⑥ Rory Medcalf, *Pivoting the Map: Australia's Indo-Pacific System*,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November 2012, p. 4.

⑦ David Vergun, U. S., Australian Officials Reaffirm Strong Alliance, <https://www.defense.gov/Explore/News/Article/Article/2291439-us-australian-officials-reaffirm-strong-alliance>, 2021年2月12日。

于其他的方面，即中澳关系、中印关系的变化，仅仅把这些进展归为美国因素是不合理的。虽然是美国的“准盟友”或者“盟友”，但是印度和澳大利亚都是主权国家，其外交政策最终还是依据其国家利益做出的自主选择。无论是中澳关系的变化还是中印关系的变化，都是很复杂的问题，可以从双边的利益关系、实力对比、国内政治和地区战略格局的变化中找到相应的解释，因此本文并不试图对它们作充分的解释。在过去的几年中，中澳关系和中印关系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尽管中国和澳大利亚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但是双方围绕着所谓的“中国政治渗透”、南海巡航、新冠肺炎疫情起源等问题不断出现摩擦，澳大利亚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推进也感到警惕和不满，中澳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深冻”的状态。但是，相较于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中澳之间由于存在巨大的实力差距，加之澳大利亚在经济上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双方并不存在类似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中澳关系的恶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议题领域的利益摩擦和国内政治中的部分反华势力所挑起的。<sup>①</sup> 只要处理得当，中澳关系还是可以维持基本稳定的，完全站到美国一边并非澳大利亚的最优选择。

相比中澳关系，中印关系出现变化的可能性更大。中印关系在过去几年中的恶化，与中印边境冲突、印度政府的强势政策、以及印度的国内政治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因为印度在针对所谓的中国崛起。“印度对华政策的转向是内外多重因素互动的结果，既是其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在外交层面的传导和反映，更是其基于国际战略环境和中印关系变化作出的政策选择。”<sup>②</sup>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尽管特朗普政府似乎对中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好战姿态，但美国不希望卷入中印边界冲突中去，因为在那里，一个小小的分歧就可能引发一场大战”。<sup>③</sup> 特朗普时期，美国和印度之间也出现了贸易摩擦和贸易制裁，并且围绕着印度国内人权状况和印度购买俄罗斯防空导弹等问题发生争论，因此美印战略关系的加强并不意味着印度能从美国方面得到无条件的支持。而从印度的角度来说，印度与俄罗斯之间有着长期密切的战略和军事合作，因此，完全站到美国这一边将会损害与俄罗斯的这种深厚联系，有可能使得中国、俄罗斯和巴基斯坦之间建立更紧密的三边合作，这是印度需要审慎考虑的问题。就目前情势来看，俄罗斯已经对印度倒向美国的政策倾向非常不满，开始以加强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作为回应。印度是一个有着不结盟传统的国家，完全倒向美国的印太同盟体系就意味着印度放弃长期的战略自主原则。目前，印度国内对于莫迪倒向美国印太同盟的政策仍然存在批评。<sup>④</sup> 至少从短期来看，印度同时维持与美国和俄罗斯的“准同盟”关系，无疑是对其最为有利的选择，但这取决于美俄关系、印俄关系的发展及其给印度外交选择留下的空间。

#### 四、小结

印太地区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和国际政治博弈的中心舞台。塑造一个什么样的印太体系，对于中国的周边战略环境乃至全球环境来说都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要素。长期以来，美国通过一种双边的同盟体系，确保了本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和政治影响力，同时为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和区域治理提供了一定的空间。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快速发展，美国和日本开始考虑将制衡中国崛起作为国家的大战略，因此着手整合不同的双边同盟，首先推动三边形式的合作，进而推动美日澳印的四边安全对话机制，从而构建起一个多层次、多样化的复合同盟体系。从形式的角度来说，美国印太同盟体系的构建并没有完成，因为四边安全对话机制还不是一个正式的同盟；但是从内容

① 张国玺、谢韬：《澳大利亚近期反华风波及影响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3期，第29～30页。

② 楼春豪：《印度对华政策的转变与中国的政策反思》，《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1期，第29页。

③ Aaron L. Friedberg, *Competing with China*, *Survival*, Vol. 60 (3), 2018, p. 7.

④ Sumit Ganguly, *Has Modi Truly Changed India's Foreign Polic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0 (2), 2017, <http://www.cnki.net>

的角度来说,美国的印太同盟体系已经具有比较深厚的基础,网络化的双边和三边合作已经使它成为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在可见的将来,美国印太同盟体系的核心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能否不断加强,主要取决于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对外政策选择。美国将不断充实四边安全对话合作的内容,其目标并不只限于应对中国军事和经济影响力的扩大,也会包括应对一些地区性的公共问题,例如环境保护、打击恐怖主义等。同时,美国还会以“四边+”的形式继续扩大四边安全对话机制,从而使这一机制具有更加广泛的基础和弹性。不仅如此,拜登政府将继续推动地区内同盟体系的整合,以及拉拢域外国家加入美国的印太同盟体系。这些都意味着,美国试图用本国主导的、以针对中国崛起为主的地区同盟体系取代中国等国家所希望的开放性地区治理体系,从而边缘化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多边机制。美国构建印太同盟体系的动因是简单明确的,但是印太同盟体系在过去几年中所取得的实质进展,则是由于更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所致:中美关系的变化是一个主要因素,中澳关系和中印关系的变化也是主要因素。由于中澳关系和中印关系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应对中国崛起对印度和澳大利亚来说并不是唯一重要的考量,因此美国印太同盟体系的发展方向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在短期内,它不太可能发展成为一个高度紧密、统一的同盟体系,而是仍然会以多层次、多样化的复合网络化的形式存在。

(责任编辑:王华)

## An Exploration of the Developing Process, Postur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U. S. Indo-Pacific Alliance System

*Song Wei*

**Abstract:** The U. S. Asia-Pacific alliance system is a U. S. -centered bilateral system, which can ensure the military existence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of the U. 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owever, different bilateral alliances have difference goals and functions, and it is not a unitary alliance system aiming at China's rise. With the rise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military power, The U. S. and Japan begun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Indo-Pacific alliance by including India into it and establishing a unitary alliance system with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 among the U. S. , Japan, Australia and India as the core. Because of the opposition from Australia and India, this conception has met setbacks from 2008 to 2016. But the U. S. actively promoted the trilateral alliance integration and made a solid basis for the Indo-pacific alliance system. Since 2017, the system dominated by the U. S. has made substantial progress. With the Quad as the core, the enlargement, integration and goal expansion of the system have been constantly increased. Containing China's rise and the change of America's China policy are the main causes for the U. S. Indo-Pacific alliance construction, but the changes of Sino-Australian relations and Sino-Indian relations are also the main factors in explaining the significant progress of U. S. Indo-Pacific alliance construction in recent years.

**Keywords:** U. S. Indo-Pacific alliance system; developing process; posture; influencing factors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 宋伟教授简介

宋伟，湖南双峰人，北京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政治系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兼任北京市高教学会国际政治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北京国际经贸学会理事、《太平洋学报》和《世界政治研究》杂志编委等。



宋伟教授的研究专长包括：（1）方法与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政策理论；（2）领域与问题：国际组织、区域合作与联盟研究；（3）地区与国家：亚太地区、印太体系与美国研究。目前的重点研究领域集中在海外利益保护与领土问题以及印太体系（美、日、澳、印），尤其是美国与中国的对外政策。出版学术专著三部、学术译著三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政治研究》《外交评论》《欧洲研究》等国内顶级和核心国际关系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七十余篇。

代表性学术专著有：《国际关系理论：从政治思想到社会科学》（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捍卫霸权利益：美国地区一体化战略的演变（1945—2005）》（“世界政治研究丛书”）、《位置现实主义：一种外交政策理论》（“当代国际政治丛书”）。代表性学术译著和教材有：《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国家安全的文化》和《化敌为友：持久和平之道》。代表性学术论文有：《国际结构的分析与预测：现有方法与实证的反思》（《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8期）、《国际结构与国际格局：核心概念的比较及其启示》（《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4期）、《冷战后美国的拉美一体化战略——霸权利益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2期）、《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一种理论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3期）、《从印太地区到印太体系：演进中的战略格局》（《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1期）、《世界政治变迁：根本动力与作用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等。

（王华）